

者龍孫也。勒緝者之方也。當初事端。雖是造謀之人。未稍殺死。非渠獨知之事。而之方作伴數人。相與運屍。則龍孫之爲元犯。有異議乎。第當就捕之後。言言粧撰。節節隱諱。並與落留一節。而直諉於龍孫。渠之斷案。渠所自判。三尺之律。有何容惜。而求生必死。意出愼獄。舍舊從新。責在平心。以情以跡。既不十分明的。徒執一二疑端。強定首從。朝家寧忍爲是。今此起疑。非曰之方可生。龍孫可殺也。亦非曰昔日言非。而今日言是也。鄭重難愼。訝惑滋甚。分付該道。別定剛明官。反覆窮詰。具意見狀聞。

臣謹按。先朝每遇首從未分之案。必先執其情輕者。原情酌處。日月稍久。又執其情重者。復設疑端。畢竟使兩人皆活。此好生之微權也。故方其釋甲之時。乙似情重。及至釋乙之時。甲似情重。此非權衡尺度有異於前日。乃其獄情本自有疑。疑則或之。或則兩之。此聖人所以斷疑獄之法也。嗚呼。至矣。

首從之別

七
由人
與夫
與夫
與夫
與夫
與夫

第五集 欽欽新書 卷五

十五

與猶堂全書

長警民張小斤等殺李孟三。○檢案關。

判付曰。元犯雖曰歸一。詞案多有疑貳。蓋首先下手者汗良。而從後助鬪者小斤也。木椎打額者汗良。而足趾踢脅者小斤也。被打此踢。既有先後之別。木椎足趾。又有輕重之殊。額顛脅肋。俱係要害致命之處。而一則血癥堅硬。一則微青柔軟。即此一款。可辨被傷之緊歇。特以踢處最痛之說。即地顛仆之事。作爲小斤之斷案者。果能十分的當。當孟三起鬧之時。既被汗良之椎打。又受小斤之足踢。渾身上下。無處不傷。則蠻觸鬪鬪之場。精神昏錯之中。一打一踢。孰緊孰歇。其何以箇箇知得。况其將死迷亂之言。又豈可全然取信乎。且相持共扶之說。既有必三之口。招復起更鬪之狀。又有江牙之目覩。則互相搏擊。或顛或仆。固非異事。且一番被踢。果若昏望。豈復有更鬪之氣乎。元犯區別。專係傷處輕重。而今見前後文案。參以彼此事情。不無一一疑晦之端。更令道臣親執詳查。狀聞。木椎一節。係是此獄肯綮。而屍親初檢之招。不曾發說。及其覆

檢。始乃提出者亦涉可疑。乙案五。一番推招之後。更不鈞覆其隱情。腎被踢緊出諸招。則頤門紅氣之有無。所當檢視。而前後檢狀。一不舉論。以此以彼。大是疎漏。當該初檢官推考。

臣謹按。無冤錄曰。如死人身上有兩痕。皆可致命。此兩痕若是一人下手則無害。若是兩人。則一人償命。一人不償命。須於兩痕中。斟酌最重者爲致命。今此孟三之傷。在於額顛脅肋。是兩痕。皆可致命者也。椎打額顛者汗良。而其形血癢堅硬。足踢脅肋者小斤。而其色微青柔軟。則小斤當爲次犯。然檢案似有腎阜被踢之說。又不知其何人所犯也。

首從之別八

由人共。一四。一。

海南民金貴千等。殺李太世。○檢案闕。

判付曰。德興起鬧於前。貴千逞憤於後。下手輕重。雖難辨別。貴萬同伴也。宜有隱情。而莫能掩。貴千許女店主也。自是公眼。而必欲捨德興。兩囚一辭。不謀而同。貴千德興之爲首爲從。斷無可疑。德興雖斃。貴千一人尙在。

與猶堂全書

第五集 欽欽新書 卷五

十六

地上。則遽議傳輕。初非可擬。而今觀曹啓。更考文案。德興起鬧之時。足踢已加。貴千逞憤之時。頭膝並觸。踢使一肢。觸用兩物。以一較兩。此輕彼重。分此。頭膝鈍而緩。手足銳而猛。前後殺獄。被踢死者。十居八九。被觸死者。百僅一二。則太世之致傷。安知不崇於德興之踢。而必崇於貴千之觸乎。人之肉搏也。互相翻轉。勢如闢雞。在傍觀者。奚暇屈指計幾次踢幾人。非先數京之緊重。次及濟之輕歇乎。罪疑惟輕。自有經訓。而一人致死。二人償命。殊非審克之道。曹啓既盡論列。朝家不必斬持。貴千。加刑滅死。遠地定配。

臣謹案。肉薄之鬪。以手曰打。以脚曰踢。以頭曰觸。以膝曰築。以。是打。而死。多在頭腦。踢而死。多在腎囊。觸而死。築而死。多在胸膛。而檢案粗疎。總名曰打。或謂之踢。其觸其築。多不分別。今此金貴千之案。亦以頭